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十三步

莫言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莫 言

十 三 步

作家出版社

北京 • 1989

十 三 步

作者：莫 言

责任编辑：朱珩青

责任校对：马云燕 李超英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27千

印张：10.25

插页：6

版次：198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12-8/I·211(平)

ISBN 7-5063-0252-7/I·251(精)

定价：4.00元(平) 7.00元(精)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 学 小 传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省高密县人。1956年生于一农民家庭。少年时曾在乡村小学念书，后辍学为农。1979年应征入伍。历任班长、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开始创作。

小说集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欢乐十三章》。

长篇小说有《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

当然啦，马克思也不是上帝！你站在
的烟雾里时隐时显着你的赤裸的躯体 and
的小斑马——毫无顾忌地对我们说：
使我们感到恐怖，灰白的恐惧之云
一道明亮的光影横在他的喉结上，使
蹲下来——其理就象我一样，弄条
话好说，实难听。”不批判马克思我们都
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你的~~这些理论~~
对着你连：打呵欠吗？成群的紫杉叶
露苦闷群的利刃。我们把你粉笔扔给你
说故事。你是关在笼子里的叙述者。
(笑)慢：咀嚼着然，用烟头般的红瞳仁盯
着我们，滔滔不绝地说：

作者手迹

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
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序言



莫言

· 第一部 ·

—

当然啦，马克思也不是上帝！你站在或是卧在一根黄色的横杆上——模糊的烟雾里时隐时显着你的赤裸的身体和赤裸的脸，铁条的暗影使你像一匹丰满的小斑马——毫无顾忌地对我们说：马克思使我们吃了不少苦！——他的话使我们感到恐怖，灰白的恐惧之云黏腻腻地糊到我们鼻子上。他抬了下脖子，一道明亮的光影横在他的喉结上，使我们怀疑他要在光明的利刃上把脑袋蹭下来——真理就像我一样，赤条条一丝不挂。俗话说，“说实话，害百家”，“实话好说，实话难听”。不批判马克思我们都要饿死！不批判马克思我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你的胡说八道不感兴趣，你看不到我们在笼子外对着你连连打呵欠吗？成群的紫竹叶从铁丝的方孔里探进去，锐利的尖叶，宛若成群的利刃。我们把粉笔扔给你吃。我们把野果扔给你吃你不吃。你咬下一截粉笔说故事。你是关在笼子里的叙述者。你慢慢咀嚼着，然后，用烟头般的红瞳仁盯着我们，

滔滔不绝地说：

星期一上午，第八中学高三班物理教师方富贵站在讲台上讲原子弹爆炸的原理和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时的轶闻趣事。学生们都听呆了。讲台上摆着一盒五颜六色的粉笔，你对我们说，他的嘴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手捏着一截粉笔在黑板上画着，笔划弯弯曲曲，曲曲弯弯，好像用铁丝在编织铁笼。一副大眼镜架在鼻梁上，眼镜腿上缠着黑胶布。他是个好人，学校里上下下都不说他坏。他老婆也挺好，在学校开办的兔肉罐头厂里做临时工，为兔子“脱袍摘帽”。他还有两个孩子，也是公认的好：一男一女，男的叫方龙，女的叫方虎——让他们先到一边歇一会儿！你说，方富贵让教室里升腾起蘑菇状烟云，他是我的亲密战友，曾经。我们看到一道矫情的阳光照在你的嘴巴上。

“原子弹爆炸时，钢铁都气化啦，沙漠里的沙子都变成了玻璃！”他说——你对我们说——学生的头颅在烟雾里时隐时现着：一个头一个头又一个头……三个脸五个脸七个脸……头上竖着一撮撮毛，好像一蓬蓬小火苗……好像右边笼子里那只高傲地坐着的羊驼……他感觉自己有点迷糊，晃晃头更迷糊，这些孩子们都有些怪模怪样起来，他们在想什么呢？你嘴里的粉笔在黑板上艰涩地运动着，发出使我们牙碜的声音。你说：大家伙想想看，学生们在想什么呢？我们代替方富贵思想？

可能有十几个学生想上大学读硕士然后做博士然后进原子弹工厂。可能有十几个学生想考不上大学去贩小猫呢还是贩鸽子呢？可能有十几个学生想爱情小说也许没想。可能有十几个学生睁着眼睡着了。进入高三就睡不足觉是流行性毛病，你说。这时讲台上出现了一点异常情况。

一上讲台就如踏上舞台，眉飞色舞神采焕发的优秀物理教师方富贵沾着一层粉笔灰的瘦脸上大汗淋漓，双眼发直嘴唇发青、“啾啾啾哽——”、两根胳膊挥着。你对我们说他像一只扑棱着翅膀啼鸣的公鸡。学生们正要咧嘴，不好啦！方老师一头栽到讲台上，蹬崴了两下腿后便一动不动，好像一根朽木。他像一根朽木了之后几秒钟，一大群麻雀奋力撞破玻璃，钻到教室里来，麻雀头上的羽毛都撞掉了，好像秃顶的小老头儿，一大群，在教室里飞舞着，还啾啾喳喳地乱叫唤。

学生们都呆啦。呆了好久。你装出一副十分难过的模样。我们跑到长颈鹿附近，拣来一把跌烂在地上的彩色粉笔，慷慨地递给你，让你吃。人为什么要吃粉笔呢？我们很纳闷。你贪婪地咬着粉笔，粉笔末子从你的牙缝里半干不湿地掉下来，沾在下巴上，你用舌尖把粉笔末子舔起来，说：蘑菇烟云袅袅飘散。大家都像做梦。有几个靠近讲台的学生从座位上立起来，探出脖子用双手捂着脸，怕被秃头麻雀啄瞎眼睛，观察着方老师。方老师的身体搐搐着，趴在讲台上。

“方老师，您睡着啦？”

更多的学生站起来，伸着脖子往前看。我们伸着脖子看你。

有一个大胆的女学生离了座位，到讲台边上，低头弯腰，“哇啦”一声怪叫，然后宣布：“同学们，方老师死啦！”麻雀们呼隆隆飞出教室去啦。

你是人还是兽？是人为什么在笼子里？是兽为什么说人话？粉笔粉笔粉笔，你使我们对粉笔十年迷恋，好像眷恋神圣的事业。

二

方老师死啦，第八中学里连杨树都很悲痛。学校里的领导很重视，给市教育局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明天就是教师节，市教育局的领导很重视。给市政府打了一个电话，市长也很重视。市长说我很悲痛。

方老师的脸磕破了，并又被麻雀啄得百孔千疮，送到殡仪馆里，请特级整容师李玉蝉修理。李玉蝉看到方老师的破脸很难过，因为她丈夫张红球也是第八中学的物理教师，与方老师同事，两家同住一排房，只隔一道墙，每天都见面。

方老师死啦，同事们都不高兴。

是谁把你放在笼里的？又是谁逼你吃粉笔？你肚里有蛔虫？

别打岔！

你想想看是谁把你放在笼子里的？

别打岔！

同事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校长说张红球你去把方老师的课接了吧。

有一个学生编了一副挽联：

想当年风华正茂通红一根大蜡烛

看如今稀里糊涂乌黑半碗蜡烛油

领导看了后，说：不好！胡闹！

三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们还是难以忘记他趴在笼子里边吃粉笔边为我们讲故事的情景：彩色的粉笔末从他破烂的牙齿间

纷纷落下，落到他的下巴上，落到铁横杆上，落在锈蚀斑驳的铁笼底上。他的四肢从横杆上悠闲地挂下来，好像被利箭射杀在战车上或是云梯上的爬城甲士。那时，他丝毫不钳制我们的想像力，只管讲你的故事：

星期三晚上，第八中学高三班物理教师张红球在家里犯了烟瘾，你说他东找西找，连个烟屁股都没找到。走到厨房旁边的小棚里去找。小棚里挤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丈母娘。丈母娘中风不语，半身瘫痪，经常发出怪叫声。人得了恶症就不大通人性啦，她的眼磁溜溜的，挺吓人。你对着她笑了笑，退出小棚子，蓝布幔子自动地垂下来，遵循着与瀑布垂下同样的原理。我是方富贵的亲密战友。我是张红球的亲密战友。我是所有中学物理教师的亲密战友。

桌子上摆着一大摞模拟考试的试卷，你抽出一张，举起红笔去判，卷子上的字迹弯弯曲曲，好像烟圈一样，好像编笼子的铁丝一样。

三抽桌上有一个抽屉，锁着，里边有钱。你想只要拿到钱，出了家门，往东一拐，跳过那条长年积存着臭水的蚊蝇沟，长年孳生着蚊蝇的臭水沟，沟里味道肥沃，沟畔青草繁茂，红花真美丽，跳之前要助跑几步，借以增加惯性，宁愿跳沟也不要走去走那道朽木小桥，跳过沟往前运动五十米，快速运动五十米和慢速运动五十米所耗费的热能和所做的功是等值的？在理论上。差别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因此应该快速运动。他对我们说：我告诉张红球，不管愿意不愿意，你已经站在小卖部的柜台前了。笑容可掬的老板娘用蛤蜊油擦着手背迎上来。你好张老师，好久不见您，又瘦啦，让大嫂子欺负得一脸晦气，你们这些教书匠为什么都怕老婆？是因为挣钱少？

一定没错，女人么，总是要有钱才养得服帖。他想她的脸是什么颜色？白桦树皮白得刺眼。铁皮小屋前还有一片柳林。好大的阳光。她的嗓音沙沙的，富有感染力，总是让人想到一点什么。好久你才看到她胸前挂着一朵红色的小绒球，兔毛衣上有一个弯弓搭箭的几何图案。沙沙沙，好像收音机出了毛病。张老师，你什么时候帮我把电视修修，她的眼睛弯弯勾勾好像月牙儿，涂了油的嘴唇弯弯曲曲，好像编织笼子的铁丝。亏待不了你！张老师！你有点怕这个手眼通天的女人，生怕中了美人计。买什么？烟！什么牌子的？玉鸟。最便宜的，四毛七一盒。又涨价啦。你摇摇头。她拿出一条“大重九”扔到你怀里。我不要，太贵啦。赊给你。她狠狠地盯了你一眼。她说，你现在好可怜，那时候你多么神气。你有些哆嗦，历史的味道涌上心头。

“噢啦啦啦……”偏瘫在床的老岳母大概是要撒尿。她的声音十分可怕，不似狼嚎胜似狼嚎，听到这声音你就心悸。

他说你叫张红球。

你对我们说他叫张红球。

这些话都是他挂在笼中横杆上对我们说的。

四

为了听你讲故事，我们像侍奉亲爹一样，冒着被动物敌视的危险，从头生一撮旋转白毛的羊驼的铁笼旁弄来粉笔喂你。羊驼笼外有一堵短墙，墙上挂了一块黑板，黑板上写了几个歪斜的大字，黑板的下沿木槽里，积存着大批的、长长短短、形形色色的粉笔头。你对粉笔的感情如此深厚，以至于见到它们你眼里放出夺人的光彩。你的喉结上下移动着，你的嘴里发出啮咬粉笔的“嘎巴嘎巴”的脆响。你啮咬粉笔时眼睛里流出混浊

的泪水，使我们想到爬行动物馆里的鳄鱼。你说：

一缕黄光从玻璃洞里透进来。拥挤着六个教师。物理教师办公室，面积十二平方米。涂满了煤灰、苍蝇屎、苍蝇尸体粘在白粉壁上；血迹和肚肠干痂在方富贵老师的备课本上，其实他根本无须备课。张红球坐在方富贵的对面。他老婆和你老婆很熟。大球小球也与方龙方虎很熟，两家只隔一堵墙，不养鸡犬，人声相闻，时有往来。阳光。白粉壁上苍蝇煤灰痰迹一片。爱情你在哪里？新从师院分配来的青年教师小郭，盯着墙壁双眼发直，爱情你在哪里？

贮水的大缸，挂着血红的釉彩，能盛六桶水。水压迫缸壁缸不破。力与压力、压强之类公式。总有一天会破，也许是被外力击破，压力点。公式之类。阳光照着缸里的水，水的影子在天花板上移动。光学之类。公式。入射角与反射角之类。物理眼看到到处都是物理，数学眼看到到处都是数学；化学教师的眼球是塑料的，塑料耳朵塑料嘴，塑料胳膊塑料腿，一走路咯咯吱吱响。语文教师厕汉字拉作文擦腕用报纸，省下了买手纸的钱，买烟、打酱油，哪怕肛门铅中毒。

为什么要在办公室里安一口釉彩大缸呢？为了防火？不是，因为二楼上的水龙头从不出水，水塔太低压力不够，流体力学，公式。水房被数学教师于化虎乘机霸占，门口贴上一个大红“囍”，拉进一个姑娘去，放一串鞭炮，从此水房变成洞房，姑娘成了新娘，小伙子成了新郎。

“小郭，小于结婚你眼红啦？”

“我没有资格找老婆，这几个工资刚够我自己开销。涨价，同志们，涨价，同志们，涨价，同志们，价格如一匹发了疯的野马，或者，如一支插进沸水里的温度计！明天我准备辞职贩

虾酱去！”

“人其实都是为面子所累！”德高望重的祖师爷孟宪德捋着胡子说。他是方富贵的老师，方富贵是小郭的老师，他捋着山羊胡子说，“其实，能去贩虾酱也是好事……其实……其实……”

“其实什么呀其实，您孟老夫子！我活该倒霉中了您的奸计。您说报师范吧报师范，教师这行迟早会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考进了师范，坏运气跟俺攀上了亲缘。当时落了榜才好。瞧人家马鸿星，鸿星高照，开了个马家炸鸡店，早就成了十万元户，我辛苦一月，得洋六十八块二，还不够马鸿星一天赚的……”

紧接着教师们的牢骚河开了闸，哇啦哇啦官僚主义偷税漏税行贿受贿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二道贩子驼蹄与熊掌猴头燕窝全出门坐皇冠空调铺地毯假酒假烟坑蒙拐骗人口爆炸……别吵啦停水停电老虎水豹子路狼停水干渴停电一团漆黑……该把你们通通划成右派……因为没水冲洗，学生们值日不积极，厕所里像大海，肥肥的臭气从容不迫地洋溢出来，和着暖洋洋的春风，在走廊里回荡。臭气经过物理与化学，竟化学成了油炸小公鸡的香味。它悄悄地进入高一班的教室，进入高二班的教室，进入高三班的教室，进入于老师的新房，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营养着教师们的肉体，还有，于老师爱人的腹中胎儿。

“呜……………”

“是谁在哭？”

“我受不了啦……这鬼地方，到处都是屎尿味……”

“是于老师的新娘子。”

“听说要闹离婚？”

“现如今的年轻人哇！”

“现如今的年轻人怎么啦？难道吃了屎还不许说屎臭吗？”

“有本事找校长去！”

“只要能解决了屎臭气，省长我也敢找！”

“我们要是植物就好啦，保证快速生长。”

你咽下一口粉笔，呜呜啦啦地继续说话。

“我们是园丁，学生是花朵、幼苗，难道园丁还怕臭气？难道幼苗与花朵还不喜欢臭气吗？”

“他们说，你们第八中学毕业出来的学生连头发里都有厕所味！”

“何等精彩！”

又一位教师踮着脚走进来。教师里只有孟老夫子敢大摇大摆地在走廊里走，他穿着高筒雨鞋。小郭说孟老夫子您果然是人老奸妒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孟老夫子根本不生气说小郭年轻人吃亏吃在嘴上，少说话多干事这是列宁风格，没人把你当成哑巴卖啦。这一老一少每天都要无休无止地拌嘴，给这间教师办公室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乐。暂且不提——我们记得说到“不提”时你把身体抽起来，瘦瘦的脊梁弓起，造了一个桥。然后，你手抓着横杆坐起来，极像一只大鸚鵡，缺少的只是斑斓的羽毛。

还要粉笔吗？

我们其中的一个问你。

电铃爆响，上课啦。你对我们说，粉笔拿来！

五

他告诉我们：你想着全身都沾染着杂草的香味、沾染着小卖部里秀色可餐的老板娘赏给你的暧昧的微笑、温暖，挟着一条“大重九”，快速运动回斗室，点上烟吸着，立刻精神抖擞，

像刚施了尿素化肥的小芹菜，俯身书桌，批改模拟考试试卷……但是没有烟。他抖动着垂在横杆下的长腿，钢铁般感觉的嘴角上浅浅地挂着讥讽，他对着我们表露他的嘲讽，就像当面嘲讽你一样。因为没有钱。因为没有权。大权握在你老婆手里，她掌握着你们家的经济命脉。她的名字叫李玉蝉，殡仪馆的一流整容师，任何死人，一经她的手，都比活着时要漂亮。

张红球这个倒霉蛋，他说，你抓耳挠腮坐在书桌前，犯了烟瘾没钱买烟抽，呆呆地望着三抽桌中间的抽屉。抽屉上挂锁，钥匙在李玉蝉裤腰带上拴着。她的头发上每秒钟都在向外散发殡仪馆里特有的味道。你告诉我们：

物理教师站起来，小卖部老板娘白色的大脸像云团一样从他的眼前飘过去。他拍了拍那把大铜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前行两步，掀开一条挂在墙上的灰色破毯子，墙壁上立刻露出一个上圆下方的大洞，洞里吊着一根八瓦的灯棍，放着幽幽的绿光。两颗光秃秃的脑袋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做功课。他们同时抬起形状相似大小不一的头来，脸色青白，活像两个小鬼。

“爸爸！”

“敬爱的爸爸！”

这个洞也是他们两位的卧室，洞里塞着五颜六色的碎海绵，碎海绵来自沙发厂，李玉蝉为沙发厂厂长的母亲整过容。还有两条褥子两条被子。穹形的洞壁上，涂着鸟兽虫鱼豺狼虎豹飞机大炮。洞里安静极了，灯管啞啞的叫声像尖细的银丝扎着耳膜。你说这是两个优秀的儿子，学习拔尖，不用操心，令物理教师自豪。还有什么能比生出优秀的孩子更令爸爸自豪的吗？没有啦。你说他拍拍两颗气腾腾的光头，满怀都是愉悦的感情。

“大球，小球，你们，有钱吗？”